哲思杂想

卑微的希望 淡淡的光芒

▲ 四川省人民医院肾内科 邓菲

来自震区

2008 年底，我正在心脏内科转科担任住院医师。一天，我接诊了一位来自汶川震区的患者，一名 19 岁的都江堰女孩，由愁眉苦脸双手满是黑色污泥的父亲陪着来看病。母亲在地震中去世，家也被震塌了。女孩已经重度扩张性心肌病晚期，虽然面色很差，但看得出先前的秀丽容貌。她反复多次发过心衰，这次又是因为感到心累，气紧不得不住院。

来的时候，父亲背着大蛇皮口袋，乱七八糟装了很多衣物，女孩只能跟在后面缓慢而艰难地挪步，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大气。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父女俩每天基本都是以馒头和方便面为食，偶尔隔壁病友送盒牛奶都要感谢半天。因为病情太重，治疗多天，女孩仍然感到心累气紧，不停地咯带血的泡沫痰。

一无所有

某天早上查房时，主治医师把女孩父亲叫出病房，坦白说女孩的病很重，可能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而且多半效果也不好。

父亲听完后，沉默一下，喉咙似乎艰难地吞了吞，沙哑着说：“真没钱了，地震后什么都没有了，回去连家都没有了……”

随后，病房走廊里充满了寂静，寂静得可怕。主治医师安慰父亲道：“放心，我们知道你们的困难，会尽量用价廉效好的药物来治疗的。” 这种安慰苍白无力……此后，仍然是一片寂静。末了，我和主治医师只好尴尬地离开。

回到办公室不久，就听见外面很闹，原来父女俩坚决要求出院，护士怎么说都拦不住他们。问他们话，也什么都不说，父亲背着女孩，拖着蛇皮袋想往外走。我和主治医师赶紧跑过去，主治医师一把拉住父亲：“孩子这么小，不医不行啊，没钱我们可以先治疗，钱的事情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

父亲双眼红了，还是一声不吭。女孩怯生生地看看我们，再看看他父亲，也没说话。正在劝说的过程中，或许因为激动，女孩突然昏了过去，全身紫绀。我们迅速把女孩抬回病床，准备抢救，却被女孩父亲拦住。他表情木然，拒绝胸外按压、拒绝气管插管、拒绝静滴、拒绝积极抢救，拒绝一切可能挽救他女儿生命的治疗。十余分钟后，心电监护上的心率从 100 次 / 分逐渐变成 0 次 / 分，一条直线。

女孩眼睛睁着，散大的瞳孔仍然漂亮，苍白的脸，发紫的嘴唇，身体已经不再散发生命的气味。旁边床的几个病友都把头埋进被子里不敢多看一眼。

父亲站在病床前，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陌生人脱掉衣服，擦洗干净，换上寿衣。6 个月前死了老婆，几分钟前死了女儿。可这个男人居然没哭。看着身边矮小似乎在瑟瑟发抖的男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试图想去安慰这个已经好像被抽空了一样的父亲。

“你还有孩子吗？”

“就这一个。”

“房子还在吗？”

“地震震垮了。”

“那你……以后就是一个人生活了？”

“嗯。”

“唉，这是每个人的命吧。”

父亲终于控制不住，在他女儿的尸体旁，跪在地上，手捂住脸，呜呜地痛哭起来。

他最后还是哭了。

医生的给予

又过了六年，我经历过数百次的生离死别，但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次：当一个人失去一切，而他自己却无力挽回的那种绝望感。以及，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我，当目睹一个人失去一切，而我自己却无力挽回的那种绝望感。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作为医生，我每天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得好。想到最后，我觉得内心所追求的，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在别人失去一切而无力挽回的时刻，可以帮助他挽回哪怕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这种希望，或许无力，或许卑微，但是却像黑暗中的星光一样，永远在深处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圣经》中说道：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人只能屈从于现实。我深以为是。

尽管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确实又不同于一个普通的职业。它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更多的，是赋予了一种使命。这种使命并不是什么“救万民于水火”，而是让我们拥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可以挽回某个生命。生命就是一种希望，对于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人，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家庭来说，保留了生命的希望，也许就足以抚慰受尽折磨的他们了。

做医生真的很辛苦，每当我自己觉得辛苦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些人、这些事，而我自己那种小小的存在感和荣誉感支撑着我继续在行医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最后请容许我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最后一句来结尾：If I keep this oath faithfully, may I enjoy my life and practice my art, respected by all men and in all times; but if I swerve from it or violate it, may the reverse be my lot。（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医考之路

歪打正着

▲ 山西省妇幼保健医院 崔向荣

2012 年，坊间充斥着玛雅文明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浮躁的现代人，议论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仿佛对毁灭有着钟情的期待。然而，岁月一如往昔般沉静，湮没了人们沸沸扬扬的各色奇谈怪论。终究证实，这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调侃。

在这戏剧性的一年里，我却经历了职业生涯中一个十分严肃的关键节点：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没想到，这场资格考试意外地让我体验了一把声东击西的刺激。

在此之前，我光荣地获得了检验技师资格证。这对于检验专业的我来说，已完全具备在检验科工作的条件。事实上，大多数检验同仁，在资格考试中也是止步于此。

然而，深入了解检验科的工作后，我发现检验科不仅需要娴熟地掌握常规操作，还承担与临床沟通、监测院内感染、药物浓度等重任。

于是，膨胀的求知欲和为人先的意识让我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拿下执业医师、执业药师资格证！

尽管压力和忙碌并存，但靠着考研的底子，我还是十分顺利地通过了执业医考试，兴冲冲地成功跨过检验医师路上的第一道门槛。

生活的调侃总是于无声处是惊雷，就在我一心奔检验科的时候，医院来了一道旨意：小伙儿，不错嘛，还有医师资格证呢！男科挺缺人的，你来这吧！

于是，我半忧伤半期待地开启了为男人们解决后来人的“伟大时代”！

患者来稿

简单的动作 胜过千言万语

▲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患者 崔金妹

我是一位即将步入老年人行列的患者，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来到医院进行鼻窦CT检查，接诊医生有两名男性年轻医生，一个高点儿，一个稍矮点儿。

检查时，由于睡姿的原因，在检查过程中我有点受不了的感觉，但为了能使检查结果更准确我仍一动不动地坚持着。终于，当听到有医生和我讲检查结束了的时候，我无法动弹，根本无法坐起，就连头颈也好像僵住了，抬不起来，天璇地转，眼睛也睁不开。

当时，我心里很着急，也很无助。直后悔没让家人陪我来。然而，就在这一刹那，还没等我开口央求，就感到有一双手托着我的双肩扎扎实实地、慢慢地将我抱了起来，顿时一股久违的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虽然当时头晕得无法睁眼，但这位医生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孩子。

起来后，我由衷地连声感谢，这位抱我的医生微笑着说：“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靠门口（他正在请下一位患者检查）的一位高点儿医生见我不断地边走边感谢，他也和蔼地对我说：“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做这个检查是有点难受会晕的，阿姨，您当心点慢慢地走”。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患者心里有杆秤。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1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2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3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5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5 年全年《医师报》。